

## 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与共生互容

吴克炎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二语习得“费时低效”是由于对二语的了解不到位造成的。从微观视角对二语习得加以研究后发现: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习得初期,通常处于英汉竞争互斥的状态,由于汉语占有绝对优势,母语负迁移无法避免。率先归纳了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导致的负迁移类型,提出通过努力将它们转化成共生互容,英语习得将高效进行。观念上重视、行动上落实、方法上超越是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费时低效;英语精确;汉语模糊;竞争互斥;共生互容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114(2017)04-0039-06

### 前言

笔者于2017年10月10日以“费时低效”为主题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文献发表时间不限,学科领域限定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精确检索,共搜到1409条文献,再以“英语”为主题在结果中精确检索,获得1080条文献。可见,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费时低效”现象中与“英语”教育或教学相关的就占76%以上,二语习得“费时低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相关文献从不同视角讨论了英语习得“费时低效”的原因和对策。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教学内容滞后、应试教育”造成的<sup>[1]</sup>,也有学者认为是“只重知识传授和积累、脱离实际运用”等原因造成的<sup>[2]</sup>,还有学者认为是“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客观需求即实际需求重视不够”<sup>[3]</sup>、“内向的教学定位”<sup>[4]</sup>造成的。至于对策,有人建议“构建我国外语教学‘一条龙’新体系”<sup>[5]</sup>,有人提出要“在教学实践中重视语言输出作用,强化输出练习”<sup>[6]</sup>,还有人认为要“紧抓‘互联网+’给英语教学带来的机遇”<sup>[7]</sup>。这些从宏观视角针对英语教育的讨论,在理论层面上对于解决“费时低效”能起重要作用。但是从教学实际出发、微观角度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真正能够起到集腋成裘作用的研究。

我们提出英语学习“费时低效”是对英语缺乏深入理解造成的,比如宾语从句中的引导词that为什么可以省略,而在其他名词性从句中却不可以?对应汉语“学习知识”的“learn knowledge”为什么不对,而要用get/acquire knowledge?各种各样的问题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答,死记硬背似乎就成为了英语学习的不二法门。如此学习,必然是“费时低效”。其实,英语学习可以看作是英汉语在大脑中从竞争互斥转向共生互容的过程<sup>[8]</sup>。起先,汉语占有绝对优势,母语负迁移必然大量存在。但深入掌握双语特点,熟悉英语表达,让英汉语共生,母语负迁移就会逐渐消失,英语学习就能够事半功倍。英汉语的区别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雅异与重复、精确与模糊、静态与动态,笔者已经探讨了英语雅异、汉语重复间的竞争互斥与共生互容<sup>[9]</sup>,本文则聚焦

[收稿日期]2017—10—11

[作者简介]吴克炎(1970-),男,福建省龙岩市人,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重点项目(JAS150335)。

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与共生互容。

### 一、英汉语精确—模糊间竞争的缘起

如果我们想要说清英汉语这种精确—模糊间的竞争对于英语学习的影响,首先要厘清这种竞争的缘起,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该话题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意义。

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半岛。那里没有广袤的草原,也没有肥沃的大江流域,只有被重叠的山峦和起伏的波涛分隔成小块的岛屿、沿海平原和盆地。大部分区域是石灰岩和贫瘠的土壤,可耕面积十分有限;而且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湿润阴冷,农业生产基础很差,难以自给自足,人们只能过着或经商或游牧或下海捕鱼的生活。经常性的迁徙,使得空间概念在欧洲先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空间演绎时间,整个欧洲文化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建构的。与欧洲南部经常接触的英语民族显然接受了这个文化建构模式,他们的思维以缜密为第一要义。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学进一步走入英语。英语语法学家们努力促进英语规范化,要求理性地判断英语语言现象是否正确,对英语应用的严密性提出了严格要求。于是,英语最重要的特征就体现在“精确性”。

反观中国,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得到了大自然丰厚的赐予,农业基础良好,农耕十分发达,百姓安居乐业。靠天吃饭的中华先民,对时间十分敏感,他们孕育了当时先进的二十四节气,然而对空间概念却常常忽视。于是,时间演绎空间,久而久之,时间成为文化建构的基本范式。由于“模糊性”是时间的基本特征,承载中华文化的汉语也就从一开始就牢牢打上了“模糊”的印记。许多汉语表达只要满足了时间顺序这一基本要素而“神不散”,尽可“形散”。

可见,英汉语从产生的第一时刻起就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英语学习初期英汉语相互之间的竞争互斥自然难以避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 二、英汉语精确——模糊间竞争的表现及对英语习得的不利影响

厘清了竞争的缘起,接下来分析竞争的表现以及对英语习得的不利影响。

#### (一)竞争的表现

英语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手段达到“精确性”:

1. 通过各种屈折变化表达细微的区别,比如代词有主格、宾格、属格以及单、复数之分,动词有18种形态,明确区分实义动词、连系动词、助动词以及情态动词的功能,以便充分演绎英语动词的时体态。具体说来,英语有16种时态;严格区分主被动含义,常常应用结构被动式表示被动含义;应用丰富手段展现虚拟语气。

2. 采用一系列连接词、介词、冠词表达逻辑关系。英语能够构建句子的连接词约79个(不含变体),充分体现其形合的语篇特点,包括连接代词、连接副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并列连词、从属连词,数量繁多而且区别细致,从而能够充分展示各种逻辑关系,形成了简单句、并列句、复杂句、并列复杂句的精确句型划分。

3. 采用不同结构表达逻辑关系,如 *be familiar with* 用于人对物的“熟悉”,*be familiar to* 则表示物对人之“熟悉”;还采用大量同(近)义词表达某个意思,细致地表明各语词的内涵及用法。如“花费”,有 *take / spend / cost / pay* 之区别;“拿”,有 *take / bring / fetch* 之细分。

4. 特别重视句子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主谓一致、谓宾一致、指代一致等都是英语最基本的要求,像 *Go and wash your hands*(去洗手)中的 *your* 是不可或缺的。主语还有逻辑主语、形式主语和真正主语之分,宾语也有形式宾语和真正宾语之别。

汉语的“模糊”相应地表现为:词汇自身无屈折变化,只有一种形式;主要利用“着、了、过”等副词表达时态概念;没有冠词的用法;主被动含义不严格区分,常常用意义被动式(也称暗被动);虚拟语气无需特

别标明；词语在句中的功能及所指常常模糊，句子类型只有单句、复句之分。

(二)对英语习得的负面影响

根据标记理论的研究成果，当相应的目的语形式是“有标记”时，学习者会迁移母语中的“无标记形式”<sup>[10]</sup>。“精确性”在汉语中是“无标记”的，但在英语中是“强标记”，学习者就不可避免地迁移汉语中的“无标记形式”，排斥英语的“强标记形式”。于是，英语中许多与精确相关的内容变成英语学习者的“拦路虎”，如果光靠“死记”和“硬背”，势必“费时低效”。的确，如果习惯了“模糊”的大脑不去精确地学习精确性凸显的语言，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表结合实例说明汉英差别以及负迁移的常见类型，以便深入了解“貌似简单”的习得错误背后深层的认知机理：

汉语模糊的表现	负迁移产生的语病	英语精确的表现以及正确表达
1. 动静混搭：如“有人踢门”“他是爱我的”；	There is someone <u>kick</u> the door. / He <u>is</u> love me.	动静不可混搭，正确的表达是：Someone is <u>kicking</u> the door. / He <u>does</u> love me.
2. 过程与结果混搭：“学习知识”“学习经验”；	learn knowledge / experience	过程与结果不可混搭，正确的表达是：get / acquire knowledge / experience
3. 肯定与否定混搭：如“难道你不理解吗？”“是的，我不明白”“不，我明白”；	“Yes, I don't.” “No, I do.”	肯定与否定不可混搭，正确的表达是：“No, I don't.” “Yes, I do.”
4. 短暂性动词与一段时间混搭，如“这个包我已买了一周”；	I have <u>bought</u> the bag for a week.	短暂性动词与一段时间不可混搭，正确的表达是：I have <u>had</u> the bag for a week.
5. 一个词语常常可以应用于多个语境：如“一次性筷子 / 一次性付款”“坚持观点 / 坚持学习英语”；	“disposable <u>payment</u> ”、“insist on <u>learning English</u> ”	一个词语的应用语境往往精确定位，正确的表达是： <u>disposable chopsticks</u> / a <u>lump sum payment</u> ”、“ <u>insist on one's viewpoint</u> / <u>persist in learning English</u> ”
6. 一个词可担任多个句子成分，无需多考虑其功能：如“工作有益”“他天天工作”“我工作多年”“我喜欢工作”“我很高兴在这家公司工作”“千万别强迫我工作”；	<u>Works</u> is helpful. / He <u>work</u> every day. / I <u>have work</u> for many years. / I like a <u>work</u> . / I am delighted <u>work</u> with the corporation.	一个词要担任不同句子成分，要充分考虑其功能而选择形式，正确的表达是： <u>Working</u> is helpful. / He <u>works</u> every day. / I <u>have been working</u> for many years. / I like <u>working</u> . / I am delighted <u>to work</u> with the corporation. Never make me <u>work</u> .
7. 主题型语言，句子分为主题和述题。对述题是表明动作还是状态不加区别，因此句中的动词从零个到多个均可，主题和述题间无形式上的一致要求：如“我，中国人 / 他们很壮 / 我带上雨伞去教室找他”；	I a Chinese / They <u>very</u> strong / I <u>took</u> an umbrella, went to the classroom <u>to look</u> for him.	主语型语言，句子分为主语和谓语，对谓语是表示动作还是状态要详细区分。动作类解释为主谓宾(状)结构，状态类解释为主系表结构。一个简单句有且仅有一个谓语动词。主语和谓语间有形式上一致的严格要求，正确的表达是：I <u>am</u> a Chinese / They <u>are</u> strong / I <u>went</u> , <u>with</u> an umbrella, to the classroom <u>to look</u> for him.
8. 被动意义常常以主动形式出现：如“房子正在建 / 奇迹是人民创造的”；	The house is <u>building</u> now. / The wonder <u>created</u> by the people.	主被动明晰区分，正确的表达是：The house is <u>being built</u> now. / The wonder <u>is created</u> by the people.
9. 虚拟语气无需特别表明：如“如果我是你，我就嫁给他”；	If I <u>am</u> you, I <u>will</u> marry him.	虚拟语气需使用特殊手段，正确的表达是：If I <u>were</u> you, I <u>would</u> marry him.
10. 句型的外在标记有很强的随意性，甚至可以因果混搭：既可以“因为心虚，所以努力”，也可以“心虚，所以努力”，还可以“心虚因而努力”(一个汉语句子同时出现“因为、所以”或“虽然、但是”也完全可以接受)；	Because I am unconfident, so I work hard.	句型的选择有很强的规约性：要么选择简单句“Being unconfident, I work hard”，要么选择并列句“I am unconfident so I work hard / I work hard, for I am unconfident”，要么选择复杂句“Because I am unconfident, I work hard”。because 与 so / although 与 but 永远不会在一个句子内共用，以避免出现两个“从句”的结果。

11. 人称指代往往含混不明:如“那些想去厦门的同学把你们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	Those who want to go to Xiamen need to sign <u>your</u> names on the paper.	人称指代需要非常明晰,正确的表达是:Those who want to go to Xiamen need to sign <u>their</u> names on the paper(均为第三人称).
12. 逻辑上的对象往往指代不明:如“你这样做很好心”“你这样做很重要”。	It is kind <u>for</u> you to do so / It is important <u>of</u> you to do so.	逻辑上的对象需要非常明晰,正确的表达是:It is kind <u>of</u> you to do so / It is important <u>for</u> you to do so.

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导致大批英语学习者对英语语法学习缺乏兴趣,“语法教师抱怨学生学习语法的积极性不高,学生抱怨语法学习枯燥乏味”<sup>[11]</sup>。缺乏兴趣必然导致英语语法学习效率低下,难以为英语应用打好必要的基础,英语输出变得十分艰难,林林总总的英语表达错误令人感到十分无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寻求从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向共生互容转化。

### 三、英汉语竞争互斥向共生互容转化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提高二语习得的效果,通俗地讲就是“欲开脑门,先开心门”,从而让学习者发自内心地愿意学习。从理论上讲,二语习得过程是一个构建新的思想模式、新的概念结构的过程<sup>[12]([36])</sup>。要想学好二语,一定要构建一个新的体系,而不是在母语构建基础上加加减减,那样做根本无法消减母语的负面迁移,这就是必须从“竞争互斥”向“共生互容”转化的原因。以下分析转化的途径。

#### (一)观念上重视

我国大部分英语学习者主要依靠课堂学习英语,英语语境严重缺失,不可能像学习母语那样不知不觉地学会外语,因此我们需要避免“难知难觉”地学,要做到学习处处“有知有觉”。遗憾的是,我国英语教师中有许多“录音机、扫描仪”式的教师,他们有两大法宝式的万能答语:“这个不会考,甭管它”和“这没有为什么,习惯用法,背起来哦”,这样势必造成学习者“死记硬背”以及严重的汉语负迁移。**learn knowledge**之间的搭配,如果未能参透英语精确性对“过程”和“结果”不可混搭的约束,实在很难规避。毕竟,“学习知识”在汉语十分妥帖,对应的形式始终给学习者一种应用自然的错觉。

还有许多英语教师在抱怨英语课时少,不得不一直在赶进度。笔者常常反问他们再加一倍甚至三倍的课时能否把英语教好,他们随即沉默了。可见,英语教学的问题不是由于课时少造成的,而是由于“费时低效”造成的。“费时低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让英汉语间的竞争互斥向共生互容转化,所以让更多的教师在观念上重视“转化”,是实现“转化”从而学好英语的前提。

#### (二)行动上落实

观念上重视,为行动上落实“转化”做好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实现目标,将英汉语的竞争阐释清楚从而建立一个新体系并实现“转化”是更为重要的。许多教师也不是不愿意把英汉语竞争互斥讲清楚,而是不会讲。接下来在本文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以“动词 **be**”为例<sup>①</sup>,说明如何从“竞争互斥”向“共生互容”转化。

戴曼纯、郭力研究发现初级水平者助动词 **be** 的习得较差,中级水平者则已掌握比较简单的助动词 **be** 结构,高级水平者的掌握程度较高,但仍然没有完全习得复杂结构中助动词 **be** 的用法<sup>[13]</sup>。这是一个让人十分无奈的现实,“高级水平者”(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已经学习英语十几年,为什么连从英语学习伊始就接触的动词“**be**”都无法完全习得呢?问题似乎很简单,答案却显得很深,不过从该论文的题目“中国英语学习者 **BE** 动词的习得规律”就可见一斑,“**be** 动词”是许多英语老师挂在嘴边的英语术语,连戴曼纯教授也是如此称呼(尽管她在正文都是用动词 **be**)。笔者认为形式各异的 EFL 习得问题就是源自于“**be** 动词”这类“模糊”“不求精确”的学习把需要注重精确性的英语学习给“毙”了。

①更多实例请参照:吴克炎. 英语“吴”法入门——以英汉语言认知比读为动力[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动词 **be** 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单词。首先,它的原形 **be** 不像其他动词那样能够后接“**I**”和复数式主语,要分别改为 **am / are**,过去式也因此有 **was / were** 两种形式。而且它的习得也不像别的动词那样先出现原形,而是先出现 **am / is / are** 及过去式,等到原形出现时很多学习者感觉陌生;其次,由于 **be** 受到偏爱,它在英语中扮演了比其他任何动词都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连系动词,意为“是”“存在”等,用来构建表示“状态、变化”的系表结构(汉语只有“判断句”的说法,句子分解成主谓宾);它又是助动词,没有实义,用来构建所有的进行时和被动态;它还是实义动词,意为“出席、举行”等。试想,一个“**be** 动词”怎么能够涵盖这么多用法?事实证明,使用“**be** 动词”根本无法把动词 **be** 灵活地应用到各个语境,而只会造成形形色色的许多错误。

笔者建议相关教材在英语教育一开始就要出现动词 **be** 的原形,并且清晰地将它的各种名称和用法标记,教师再逐步将它们的各种应用语境讲清楚,强调连系动词 **be** 后接表语形容词、名词和相当于名词的词和句(如 **Life is fair / We are what we eat**),助动词 **be** 后接分词、不定式(如 **The meeting is being held**),实义动词 **be** 后接副词、介词短语等(如 **He will be at the meeting / To be or not to be**)。这样做就让动词 **be** 以真实的形式存在,不再是用模糊的汉语思维改造过的 **be**。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让英汉共生互容,相信英语学习的这个路障就会被清除。

### (三)方法上超越

由于精确性的要求,英语的特点是语法要点众多,难以把握,因此单靠传统的语法阐释,依然难以学好英语。于是,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就显得特别重要。

隐喻,曾经被认为只是一种修辞格,但现在普遍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方法之一。它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sup>[14](P39)</sup>。隐喻识解,以隐喻的方法建构概念的认知方法,有助于促进概念明晰,分析评价有条不紊<sup>[9]</sup>。

我们可以把助动词比喻成“雷锋叔叔”,于是它们没有实义(正像雷锋叔叔不求名利)、能帮助非谓动词构成复杂谓语(正像雷锋叔叔乐于助人)的含义就变得清晰明了。我们还可以把英语动词喻称为雌雄同体有 18 变的老虎。其中谓动词喻称为“公老虎”,将非谓动词喻称为“母老虎”,“一个简单句有且仅有一个谓动词”喻称为“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几)母”,具体说来,一个简单句要么只有一个谓动词(简单谓语),要么由一个谓动词与一(几)个非谓动词构成“复杂谓语”,紧跟主语的动词往往选用“公老虎”,其他位置则选用“母老虎”。

当简单句无法安置多只“公老虎”时,就要再建“山”。并列连词可以搭建含有两座或两座以上独立山的并列句,其他连接词可以搭建含有“名词性附属山”“定语性附属山”“状语性附属山”的复杂句。一般说来,一个句子能够容纳“公老虎”的数量是连接词数量 **N** 加 1 的结果。至于宾语从句中的 **that** 以及定语从句中用作宾语的关系代词能省略的情况,不妨用“吃食堂”加以类比。根据“用久则变,不用则不变,大用则大变,小用则小变”的语言规范偏离规律<sup>[16](P131)</sup>，“吃食堂”之所以能够被大众理解,是因为它被“大用”,因此产生了“大变”。相应地,“买食堂的东西”却不能省略成“买食堂”,因为它属于“小用”,不会产生“大变”。以此类推,含有 **that** 的宾语从句和含有用作宾语的关系代词的定语从句在英语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出现概率十分高,“大用则大变”,久而久之,可以略去不用。

可见,许许多多貌似只能“死记硬背”的语言点并不需要那样做,完全可以“巧记活用”。

**education** 的字面意思是“把人从愚昧的状态引导出来”。遗憾的是,英语教学中太多的“死记硬背”与它背道而驰,造成“费时低效”,怨声载道。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不可避免,如果一味地放任自流,势必对英语学习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导致英语学习“费时低效”的现象难以改变。我们因此呼吁在重视考试方式等宏观层面对英语教学加以改革之外,微观上也要对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加以重视,努力让英汉共生互容,让英语教学健康良性开展。

参考文献:

- [1]井升华.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原因[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10): 21-23.
- [2]王奇民. 制约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因素及对策[J]. 外语界, 2002(4): 27-35.
- [3]龚晓斌. 客观需求观照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8): 35-38.
- [4]蔡基刚.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英语教学效率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6(2): 86-92.
- [5]戴炜栋. 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现象[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7): 1转 32.
- [6]卢仁顺. “输出假设”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4): 34-37.
- [7]张智, 赵素芳. 我国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症结与对策[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7(3): 174-176.
- [8]吴克炎. 英语“吴”法入门——以英汉语言认知比读为动力[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9]吴克炎. 英语雅异汉语重复间的竞争互斥与共生互容[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6): 58-62.
- [10]唐承贤. 标记理论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应用[J]. 语言与翻译, 2005(2): 61-65.
- [11]孙崇飞, 张辉. 再论体验认知教学模式[J]. 外语教学, 2015(2): 45-51.
- [12]ROBINSON P, ELLIS N C.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13]戴曼纯, 郭力. 中国英语学习者 BE 动词的习得规律[J]. 外语教学, 2007(3): 41-46.
- [14]LAKOFF G,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15]吴克炎. 论隐喻认知视域下的英汉习语对比及双向翻译[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2): 116-120.
- [16]辜正坤.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王志奎]

## English Exactness and Chinese Vagueness: from Mutual Exclusion to Co-existence

WU Ke-yan

Abstract: The “low proficiency despite great efforts” in  $L_2$  learning is caused by the lack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in the micro perspective show that English learners with Chinese as the native language are in a state of English-Chinese mutual exclusion in their early acquisition and due to the absolute advantage of the mother tongue, Chinese negative transfer is widespread, which leads to the poor efficiency. The author, for the first time, makes a conclusion of the types of negative transfer due to the mutual exclusion between English exactness and Chinese vagueness. He proposes that once the exclusion is turned into the state of co-existence, English acquisition will be done efficiently. Effective methods cover laying stress, carrying out the proposition and taking creative measures.

Key words: low proficiency despite great efforts; English exactness; Chinese vagueness; mutual exclusion; co-existence